

# 台南市大小關帝廟在文獻中的里坊釐辨

陳昭吟

台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 摘要

台南市內最早之二座關帝廟皆主祀關帝，故名稱相同；成立時間雖然小別，廟址亦為相近之鄰巷，然皆出於明鄭。由於廟名相同，一般多以大小關帝廟來分別所指，自明鄭迄今，二廟屹立原址，從未遷移；而二廟雖有諸多相似之處，然市民往來崇祀，亦未嘗誤認。所可疑者，檢索歷來重要之府志、縣志，其中記載卻不盡相同，遂使學者在研讀時，常依所載而生誤判，故本文乃蒐集各種關於二廟位址之相關文獻及記載，分析志書、碑記記載紊亂之原因，並釐清二者所應歸屬之區域。

關鍵字：關帝廟、武廟、古蹟、臺灣縣、台南

## 一、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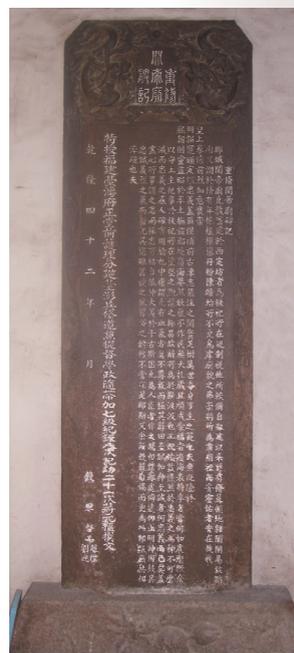
台南市內最早的兩座關帝廟皆是主祀關帝，因此名稱相同；其成立時間前後差距不數年<sup>1</sup>，然皆出於明鄭；至於廟址則為隔鄰巷弄，在地理位置上極為靠近。由於廟名、主祀等諸多相似，一般多以大、小關帝廟來分別所指，大關帝廟因為春秋祀祭所在，又稱祀典武廟；小關帝廟則由於設立在文武廟之前，故稱開基武廟<sup>2</sup>，又因早年位居港口要津，習慣上又稱為關帝港。自明鄭迄今，二廟屹立原址，雖然曾經面臨二次大戰的蹂躪，卻從未遷移；市民往來崇祀，亦未嘗誤認。

所可疑者，翻檢歷來重要的府志、縣志，對於二者里坊位置的記載卻不盡相同，如最早蔣毓英及高拱乾《臺灣府志》載府內二所關帝廟皆在鎮北坊<sup>3</sup>，但是其中高拱乾《府志》卷二又言：「西定坊小關帝廟」——也就是說，高志中所記錄的小關帝廟，是既屬鎮北，又屬西定等兩個不同的里坊；而陳文達的《臺灣縣志》則將二廟統歸於西定坊<sup>4</sup>，因此，同樣一座大關帝廟，在不同的志書中，也有鎮北、西定的不同記載；至於其他各重修、續修之府志、縣志中記載不一的情形，均可詳見於稍後的表格中。

這種紊亂的情形也同樣呈現在碑記上，如在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22所載之蔣允焄



台南市大小關帝廟在文獻中的里坊釐辨



附圖1 蔣元樞〈重修關帝廟碑記〉（攝於2008.1.25祀典武廟）

- 1 據《祀典武廟》簡介，該廟乃成立於明鄭永曆19年（1665）；《開基武廟廟誌》則載其創建於明鄭永曆23年（康熙8年1669），則前後差距僅四年，惟依廟之簡介，祀典武廟最早為寧靖王私人奉祀，後又歸屬官祀，百姓罕入。因此，一般民間仍以開基武廟最早。
- 2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研究《台南市第三級古蹟開基武廟調查研究及修護計畫》，第二章第二節〈主祀神與配祀神〉，臺南市：臺南市政府，民國86年（1997）3月，頁24。
- 3 蔣毓英《臺灣府志》卷之六〈廟宇〉；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九〈外志·寺觀（附宮廟）〉。
- 4 陳文達《臺灣縣志》卷九〈雜記志九·寺廟·在西定坊〉。

〈增建武廟官廳碑記〉中稱「武廟在鎮北坊」，此一武廟即今之祀典武廟；而今可見立於祀典武廟櫺星門左右兩旁的蔣元樞在乾隆42年的《重修關帝廟碑記》（參附圖1），以及楊廷理在乾隆54年的《重修郡西關帝廟碑記》（參附圖2）中，皆稱在「在西定坊」。假如我們要以碑記來核對文獻上的問題，則碑記本身記載的出入，同樣亦使人陷入五里迷霧之中。如此，往往造成學者在研究古台南人文史地時的誤判，如早期伊能嘉矩便因此而認為這大小二座關帝廟有前後身的因果關係。有鑑於此，本文擬蒐集有關二廟位置之相關文獻記載，時間以清領期間的古府城為限，嘗試分析志書、碑記記載紊亂之原因，並還原二廟在古代府城中所屬之里坊。



附圖2 楊廷理〈重修郡西關帝廟碑記〉  
（攝於2008.1.25祀典武廟）

## 二、相關文獻記錄及學者的判別

### （一）相關之文獻記錄

臺灣原為荒陬之地，最早的規制之設，可說是從荷蘭人據臺開始<sup>5</sup>。據高拱乾《臺灣府志》（康熙33年1694）所載，古代府城的四坊，始設於明鄭，清領之後則沿其舊制而更張，其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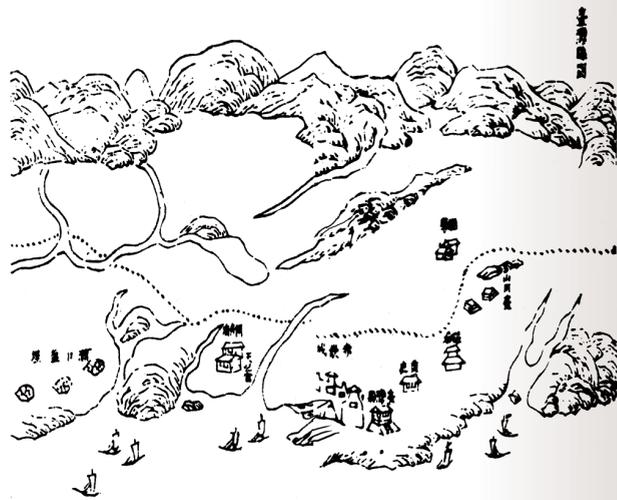
5 據蕭百興，古台南地區在荷蘭時期已逐漸發展，形成一個十字大街型態的灣頭漢人聚落。《清代臺灣（南）府城空間變遷的論述》第二章第二節〈經濟脈絡下的空間結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論，民國79年（1990）5月，頁25 - 26。

崇禎間，荷蘭人居臺，亦舍澎湖；惟建臺灣、赤嵌二城（臺灣城，今安平鎮城；赤嵌城，今紅毛樓），規制甚小，名城而實非城。設市於臺灣城外，遂成海濱一大聚落。順治間，鄭成功取臺灣，稍為更張：設四坊以居商賈，設里社以宅番漢；治漢人有州官，治番民有安撫。然規模不遠，殊非壯觀。至康熙二十二年歸我國朝，建置始詳。設府一、縣三：府曰臺灣（統三縣）。邑曰臺灣，是為附郭（轄十五里、四坊）；曰鳳山（轄七里、二莊、十二社、一鎮、一保）；曰諸羅（轄四里、三十四社）<sup>6</sup>。



台南市大小關帝廟在文獻中的里坊釐辨

明鄭時期的四坊設置，由於史料闕如而未詳其要，但因清人沿其建置，使我們亦可從中得知概況，依照《高志》所載當時的市區之內，有「魚市、菜市、柴市、新仔市」四處市集，而街道則有「嶺後街、嶽帝廟街、油行街、大街、橫街、禾寮港街、大井頭街、瀨口街、關帝廟前街、新街、過坑仔街」等11條街道，其中的「大街」，是「街界四坊，百貨所聚」之處<sup>7</sup>。此時的大小關帝廟，皆歸屬於鎮北坊（引文可參下列表1：第2條）<sup>8</sup>。以此描述而查閱地圖，可以看到在《高志》圖上只出現了「關帝廟」（參附圖3），依照地圖上的海岸方向，以及和「天妃宮」畫在一起的情形，我們可以判斷圖上的關帝廟是為大關帝廟，然而鑒之今日該廟所在，它的位置應在赤嵌城（即今赤嵌樓）的南方而非如地圖所繪的北方；至於小關帝廟或因未成標的而不見於



附圖3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縣圖〉

6 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一〈封域志·建置〉。  
 7 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志·市鎮·臺灣縣〉。  
 8 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九〈外志·寺觀·（附）宮廟〉。

圖。

稍微具體的街道四坊圖，要到了陳文達的《臺灣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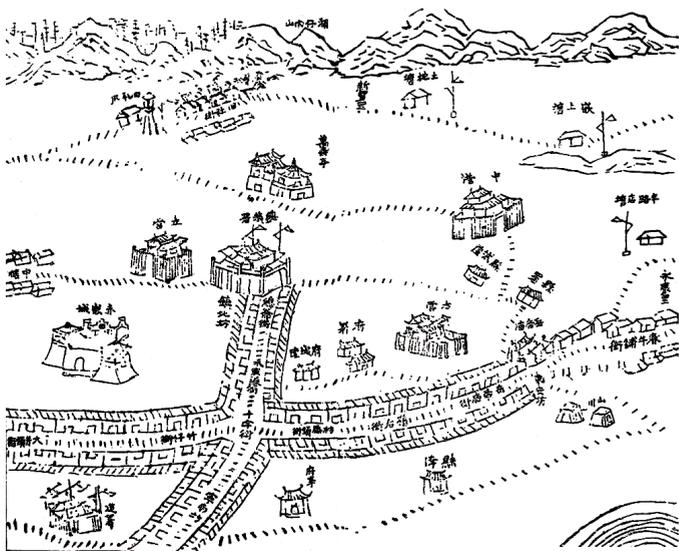
（康熙59年1720）才比較清楚（參附圖4），但是在他的圖中，大小關帝廟皆未標出。如果依照《陳志》圖上四坊標示：

十字街的左上角為鎮北坊，十字街往下為

寧南坊，即右下角屬南，如此，則右上角為東安坊，左下角為西定坊。

再以赤崁城在鎮北坊為標的，大關帝廟鄰赤崁城南，因此大關帝廟應在鎮北坊；而小關帝廟還不到大井頭街的坊界，因此也在鎮北坊。然而這樣的推測是否正確呢？因為對照其書卷九所列的大小關帝廟，全都是被歸列於西定坊（引文可參下列表1：第4條），若依此，則以上的推測便不正確，然而照著卷九的說法去閱讀地圖，再配合今日古蹟的位置，三者之間無論如何兜不上線。如此而導致研究者在下定論之前，也不免產生了猶豫與矛盾。究其原因，主要仍在圖繪過於簡略，是圖僅以城中心的十字街為定位準鵠，其他坊區則僅零星的標出當時之重要建物，亦無方位指標，讀者若非當時當地之人，欲藉此簡圖來了解當地地理，實有滯礙難行之處。

其後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的〈城池圖〉（乾隆17年1752）大約不脫《陳志》十字街四坊的模式（參附圖5），但是從面對地圖的視角來看，「西定坊」三字寫在大井頭左旁，意即由此左往為西定坊，則大小關帝廟都應該屬之西定坊才是，然而對照其卷一所列，二廟卻都歸於鎮北坊（引文可參下列表1：第6條），而卷六則列關帝廟為鎮北，小關帝廟為西定（引文可參下列表1：第7條）。其圖文不覈情況，有類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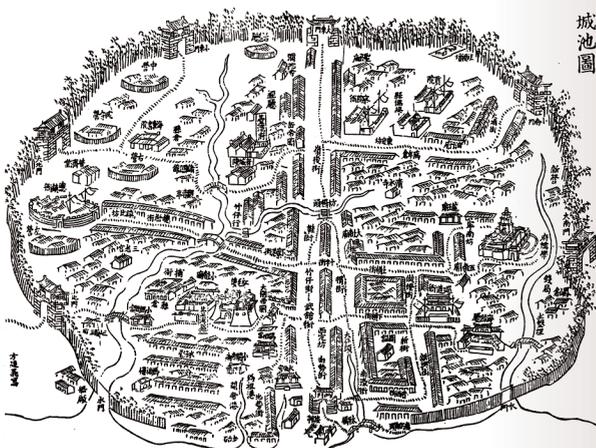


附圖4 陳文達《臺灣縣志》：〈臺灣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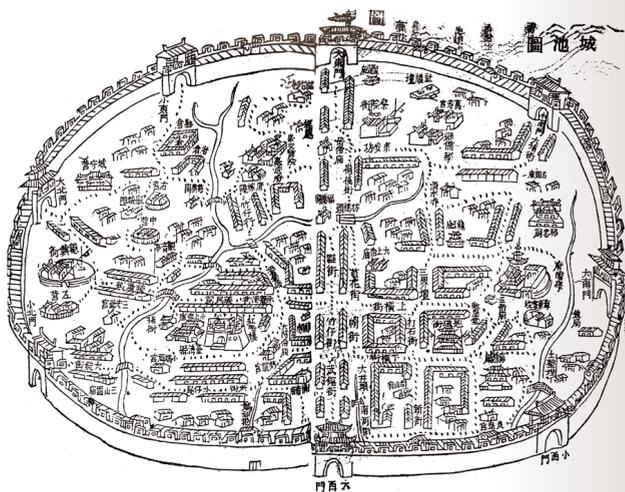
此。

最後是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嘉慶12年1807）的城池圖，此時之府城因人口滋繁，發展頗具規模，因此相較於前面諸志，圖中的建物大為增加，而更重要的，該圖之地理方位的準確度提高不少，可惜在坊區部份仍然不見劃出界線，至於坊名，也僅簡單的寫出「東安坊」，其他三坊則完全不見標示。雖然我們由前面諸志已對四坊的區隔累積了相當的印象，但是就一張完整的地圖而言，其本身敘述城市地理的能力仍然顯得不足。

要之，從舊志所見之台南古城區圖繪，大多簡略並多有建物標的方位錯置的現象，即便是圖繪較精細的《謝志》，在街道、建物、方位等各方面都已較諸前志進步，核對於今日可見的古巷道，仍歷歷可見其鴻爪，但是這種傳統的「山水畫」繪圖方式，相較於後來之測圖，仍有坊界標示不清，河川支



附圖5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城池圖〉



附圖6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城池圖〉



台南市大小關帝廟在文獻中的里坊釐辨

流未能清楚呈現，街道、建物位置不夠明確等問題<sup>9</sup>。如此，我們若要從舊志所繪的古臺南地圖上得知大小關帝廟正確的里坊區隔，自有其困難之處；如果再將同書的圖文合看，時或徒增困擾。

至於文字記錄的情形，以下乃依時間順序，臚列各府志、縣志、碑記等相關文獻對於大小關帝廟的里坊記載，以資對照：

表1

| 編號 | 書名   | 地點(引文)                            | 說明(引文)           | 備註                   |
|----|--|-----------------------------------|------------------|----------------------|
| 1  | 蔣毓英/臺灣府志/卷之六/廟宇(康熙28年1689)                         | 關帝廟三所府治鎮北坊二所，鳳山縣治土壘埕保一所。          | —                | 大關帝廟：鎮北坊<br>小關帝廟：鎮北坊 |
| 2  | 六五 <sup>10</sup> 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九外志/寺觀/(附)宮廟(康熙33年1694) | 一在府治鎮北坊                           | 康熙二十九年，臺廈道王效宗重建。 | 大關帝廟：鎮北坊             |
|    | 六六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卷九外志/寺觀(附宮廟)/宮廟(康熙49年1710)            | 又一在鎮北坊                            | —                | 小關帝廟：鎮北坊             |
| 3  | 六五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志/津渡/諸羅縣(康熙33年1694)                 | 西港仔渡、含西港渡、直加弄渡，以上三港渡頭，俱在西定坊小關帝廟口。 | —                | 小關帝廟：西定坊             |
|    | 六六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志/津渡/諸羅縣(康熙49年1710)               |                                   |                  |                      |

9 據《臺灣地輿全圖·弁言》，則臺灣地圖的測繪，最早是在康熙53年時，清廷曾派遣法國傳教士馮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等來臺測繪地圖，乃創臺灣輿圖使用實測之始；惜所製「皇輿全覽圖」僅限於臺灣西部，製成之後陳列皇宮，不傳於外。此後臺灣所修方志附列之地圖，大多作山水畫式；直至同治十年印行之淡水廳志，始依經緯度作圖，並附以比例尺(以里為單位)；而臺灣全圖應用較新方法繪製，則從夏獻綸的《臺灣輿圖》始，至《臺灣地輿全圖》以格林威治作為經度的標準，較《夏圖》的經度是以京師起算為進步。

10 此一編號乃依「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內所收「臺灣文獻叢刊」之序列，本文所檢索之臺灣文獻資料皆出於此，亦及於出版之紙本加以對照；然為使讀者翻閱之便，仍保留其編號以利檢索；蔣毓英之《臺灣府志》亦出於同一資料庫，然因無編號，故缺列。



台南市大小關帝廟在文獻中的里坊釐辨

|   |  |                             |  |          |
|---|--|-----------------------------|--|----------|
| 4 | 一〇三陳文達/臺灣縣志/雜記志九/寺廟/在西定坊(康熙59年1720)  | 在西定坊：大關帝廟                   | 偽時建。康熙二十九年，臺廈道王效宗修。五十五年，臺廈道陳瓚重修。五十六年，里人鳩眾改建。棟宇華麗，工巧異常，大非昔比。原寧靖王親書其匾，曰「古今一人」。                   | 大關帝廟：西定坊 |
|   |  | 在西定坊：小關帝廟                   | 偽時建。五十八年，里人同修。在小關帝廟巷內。   | 小關帝廟：西定坊 |
| 5 | 七四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九典禮(祠祀附)/祠祀(附)/臺灣府(乾隆5、6年間1740-1741)<br><br>一〇五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卷七典禮(祠祀)/臺灣府(乾隆11年1746) | 關帝廟：在鎮北坊                    | 偽時建。康熙二十九年，臺廈道王效宗修。五十五年，臺廈道陳瓚重修。五十六年，里人鳩眾就原址重建，壯麗異常。原寧靖王親書匾額曰：「古今一人」。雍正五年，奉旨春秋祀以太牢，仍追封三代；祠在後殿。 | 大關帝廟：鎮北坊 |
|   |  | 一在西定坊港口                     | —  | 小關帝廟：西定坊 |
| 6 | 一一三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卷一疆域志/街市(乾隆17年1752)<br><br>一二一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 規制/街市/臺灣縣(乾隆25年1760)                   | 關廟口街 <sup>11</sup> (以上俱鎮北坊) | —  | 大關帝廟：鎮北坊 |
|   |  | 關帝港街(以上俱鎮北坊)                | —  | 小關帝廟：鎮北坊 |

11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卷一〈疆域志·街市〉原文作：「竹仔街、禾寮港街、總爺街、竹仔行街、故衣街、針街、關廟口街、媽祖港街、關帝港街、王宮港街、新大道街、水仔尾街、草仔寮、媽祖樓街、礮嘸石街（以上俱鎮北坊）」。按理，「關廟口街」即「關帝廟前街」、「關帝廟口」。

|   |                                      |  |   |                          |
|---|--------------------------------------|--|---|--------------------------|
| 7 | 一一三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卷六祠宇志/廟/關帝廟(乾隆17年1752) | 關帝廟在鎮北坊。<br>舊志府志載各坊里之廟：一在西定坊港口，俗呼小關帝廟。 | —   | 大關帝廟：鎮北坊<br>小關帝廟：西定坊     |
| 8 | 一二一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七典禮/祠祀/臺灣府(乾隆25年1760) | 關帝廟：一在鎮北坊。<br><br>又一在西定坊港口             | 偽時建；康熙二十九年，臺廈道王效宗修。後殿為三代祠。五十五年，臺廈道陳瓚重修。五十六年，里人鳩眾就原址重建。乾隆三年，臺灣道尹士俚重修(明寧靖王書匾額曰「古今一人」)。雍正五年奉旨：春、秋祀以太牢；仍追封三代(祠在後殿)。雍正三年，臺灣道吳昌祚撥鳳山縣大港社田租粟六十石以供香燈。乾隆十七年，臺灣道金溶重建。三十年，知府蔣允焄重修，改廟左高公祠為官廳一座。高公祠(諱拱乾)在鎮北坊關帝廟左，乾隆三十年，護道蔣允焄移祀巡道署後關帝廟旁。吳公祠(諱昌祚)：在西定坊關帝廟右。 | 大關帝廟：鎮北坊<br><br>小關帝廟：西定坊 |

|    |   |  |   |                                 |
|----|---|--|---|---------------------------------|
| 9  | <p>一二一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十二藝文(三)/記/增建武廟官廳碑記 蔣允焄(乾隆25年1760)</p> <p>一四〇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七藝文(二)/記/增建武廟官廳碑記 蔣允焄(嘉慶12年1807)</p> | <p>今武廟在鎮北坊，創建雖舊，而公廡闕焉。每歲時行禮，集廟旁者，無停車所；雍容揖遜雜闐闐中，非所以昭誠敬也。</p>              | —   | 大關帝廟：鎮北坊                        |
| 10 | <p>一四〇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一地志/街里(附井)(嘉慶12年1807)</p>   | <p>西曰西定坊…關帝廟前街</p> <p>西曰西定坊…抽籤巷、米街、水仔尾街(俱北出)、內關帝港街(俱西出)、…外關帝港街…(俱西出)</p> | —   | <p>大關帝廟：西定坊</p> <p>小關帝廟：西定坊</p> |
| 11 | <p>一四〇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二政志/壇廟(嘉慶12年1807)</p>   | <p>關帝廟：在鎮北坊</p> <p>又坊里廟祀甚多：一在西定坊港口，俗呼小關帝廟。</p>                           | <p>偽時建，廟有寧靖王匾。康熙二十九年，巡道王效宗始修；五十三年，巡道陳瓊重修；五十六年，里人鳩眾改建；乾隆三年，巡道尹士俚倡修；三十一年，署巡道蔣允焄修，增建更衣廳於廟左；四十二年，知府蔣元樞修，五十四年，知府楊廷理修，於廟門外建戲臺焉。嘉慶十二年，知縣薛志亮捐俸倡修；紳士林朝英、吳春貴、陳啟良等司其事。</p> <p>偽時建。</p> | <p>大關帝廟：鎮北坊</p> <p>小關帝廟：西定坊</p> |



台南市大小關帝廟在文獻中的里坊釐辨

|    |   |   |   |                      |
|----|---|---|---|----------------------|
| 12 | <p>一四〇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七 藝文(二)/記/重修關帝廟碑記 蔣元樞(嘉慶12年1807)</p> <p>二一八臺灣南部碑文集成/甲、記(中)/重修關帝廟碑記(民國53年1964)</p>             | <p>重修關帝廟碑記：郡城關帝廟凡數區，建西定坊者，為秩祀所在，規制視他所較備。</p>                    | <p>乾隆四十二年。(黃典權)按：碑龕臺南市中區永福路祀典武廟(俗稱大關帝廟)櫺星門內左壁，高一六〇公分，寬八七公分，花岡岩。篆額「皇清」，週邊浮雕龍紋。全文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錄之，但遺其題款。</p>           | <p>大關帝廟：<br/>西定坊</p> |
| 13 | <p>一四〇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七藝文(二)/記/重修郡西關帝廟碑記 楊廷理重修郡西關帝廟碑記(嘉慶12年1807)</p> <p>二一八臺灣南部碑文集成/甲、記(中)/重修郡西關帝廟碑記(民國53年1964)</p> | <p>重修郡西關帝廟碑記：臺灣府城西定坊武廟，為春秋秩祀所在。典禮備於熙朝，規模敞於支邑；自建造以來，葺而治之者屢矣。</p> | <p>乾隆五十四年。(黃典權)按：碑龕臺南市中區永福路祀典武廟(俗稱「大關帝廟」)櫺星門內右壁，高一六二公分，寬八七公分，花岡岩。篆額「皇清」，週繞龍紋浮雕。全文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錄之，缺其題款。</p>          | <p>大關帝廟：<br/>西定坊</p> |
| 14 | <p>八四福建通志臺灣府/壇廟：錄自重纂福建通志卷二十八/臺灣縣(同治10年1871)</p>   | <p>關帝廟在鎮北坊。</p>   | <p>偽鄭時建。康熙二十九年，臺廈道王效宗修後殿為三代祠。乾隆十七年，臺灣道金溶重建。嘉慶十二年修。高公祠在鎮北坊關帝廟左，祀臺廈道高拱乾。乾隆三十年，護臺灣道蔣允焄移祀道署後。吳公祠在西定坊關帝廟右，祀臺灣道吳昌祚。</p> | <p>大關帝廟：<br/>鎮北坊</p> |
|    |   | <p>一在西定坊港口</p>  |   | <p>小關帝廟：<br/>西定坊</p> |

|    |   |   |   |                              |
|----|---|---|---|------------------------------|
| 15 | 二一六吳振臣/臺灣輿地彙鈔/閩遊偶記(康熙52年1713)                           | 關帝廟，在鎮北坊。舊址增擴，棟宇加麗。有僧住持。                      | — | 大關帝廟：<br>鎮北坊                 |
| 16 | 二八三蔣元樞/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重修關帝廟圖說(乾隆40年4月迄43年6月)       | 查臺郡關帝廟凡數區，其在鎮北坊者為春秋秩祀之所。此廟自前明業已建蓋，迄今百有餘載。     | — | 大關帝廟：<br>鎮北坊                 |
| 17 | 一八一臺灣府輿圖纂要/臺灣縣輿圖纂要臺灣縣輿圖冊/坊里(〈弁言〉：初為日據時期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所得或所抄) | 西廂：西定上坊(關帝廟口、內南河、內宮後、十三鋪、武館街、下橫街、大井頭、帽仔街、抽籤巷) | — | 大關帝廟：<br>西定坊<br>小關帝廟：<br>西定坊 |



台南市大小關帝廟在文獻中的里坊釐辨

上列表格當中，因資料相承、或因記錄同伴碑記以致同文之記載，皆置於同一欄位，如此我們便可看出後修志書對於前修志書所留存資料之運用狀況，如：第2、3條，周元文（康熙49年1710）之記載同於高拱乾（康熙33年1694）之文，可見周志之撰作乃承用高志；第5條，范咸《重修府志》（乾隆11年1746）同於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康熙49年1710）之文，可知范志之撰文承自劉志；以及第6條，余文儀《續修府志》（乾隆25年1760）同於王必昌《重修縣志》（乾隆17年1752）之文；第9條，余文儀《續修府志》（乾隆25年1760）和謝金鑾《續修縣志》（嘉慶12年1807）記錄同一碑記；第12、13條，謝金鑾《續修縣志》（嘉慶12年1807）所記之蔣元樞、楊廷理《碑記》原件一直保留下來，而為民國之後的《臺灣南部碑文集成》（民國53年

1964) 所採錄等等，其前後相承之情形大抵如此<sup>12</sup>。

沿用前修志書的記載，在史地社經等各方面狀況未曾改變的情況下自是無可厚非，但在現實社會中，這些情況往往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若在史志當中未及反應現實而持續挪寫舊籍資料，流傳百年便容易造成後人莫衷一是的混亂與誤解，我們在上列表格當中所看到有關大小關帝廟的記載便是這種情形，大約可分從兩方面來看：

一是同書的前後卷記載相異者。如本文在前言時已提過的第2、3條高拱乾《府志》所記的小關帝廟，是書在卷九的宮廟部份將之歸於鎮北坊，但是在卷二記錄諸羅縣三處津渡的渡頭時，卻言在「西定坊小關帝廟」。又如第6、7、8條的王必昌《重修縣志》和余文儀《續修府志》所載，王必昌《重修縣志》的卷一將二廟同列於鎮北坊，然而在卷六卻將大關帝廟置於鎮北坊、小關帝廟置於西定坊；同樣的，余文儀《續修府志》的卷二將二廟歸於鎮北坊，卷七也將之分列為鎮北、西定二坊；更有甚者，第8條余文儀《續修府志》記「（乾隆）三十年，知府蔣允焄重修，改廟左高公祠為官廳一座（高公祠在鎮北坊關帝廟左）」，後條且記：「高公祠（諱拱乾）在鎮北坊關帝廟左，乾隆三十年，護道蔣允焄移祀巡道署後關帝廟旁」云云，顯見此處所言乃為大關帝廟者，而蔣允焄是為了修建官廳，把高公祠移祀巡道署後關帝廟旁——「巡道署後關帝廟」是指奎樓書院，原稱中社書院，建有關帝廳<sup>13</sup>；再後，則有一條記言：「吳公祠（諱昌祚）：在西定坊關帝廟右」。那麼，這「西

12 關於清代志書前後相承情形，據《重修臺灣府志·弁言》曰：「我們曾以此書與『高志』（高拱乾的『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六五種）互為比勘，知道此書實以『高志』原版為基礎，而將新編部分另行刻版插入（其間也有將『高志』原版改換一、二頁的）。」可知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乃以高拱乾之《臺灣府志》為其增修之基礎；又據《續修臺灣府志》鍾音序云：「前高觀察、劉副使及給事侍御六、范諸君子，採集舊聞、旁搜眾紀，薈萃成編，固已綱舉目張，燦若列眉矣；然或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大都偶焉涉歷，留心勝概，公餘之暇，纂述蒐輯，以備記載，猶未樂觀其備也。中丞余公以乾隆庚辰出守茲郡，往返八歷重洋，凡山川之險夷、水土之美惡、物產之盈縮、風氣之異同、疆索之袤廣、習俗之淳漓，遠自殊族番黎、下及民兵部屋，罔勿心識手定，勒為成書；集新舊志而增損之，為類十二、為卷二十有六，祛泛濫要，不漏不支，綜覈詳明，信今傳後，洋洋乎蔚為瀛島巨觀矣」，其中所言之「高觀察」為高拱乾，「劉副使」為劉良璧，「范」為范咸，「余公」為余文儀。觀上文之敘述，可知余文儀之《續修府志》乃以高、劉以迄范咸等人所修書志為本，「集新舊志而增損」以續府志。案：此處所言周志之據高志而增修，以及余志乃據范志而續修之解說，感謝審查委員之提醒，是補入相關資料以說明之。

13 奎樓書院因二次大戰被炸，後遷於今府前路一段九十巷內重建，於今猶可見其殘物。

定坊關帝廟」究竟是哪一座呢？如果是指小關帝廟，則該廟廟誌毫無相關記錄；如果是指「巡道署後關帝廟」——即奎樓書院之關帝廳，亦是無跡可尋；若指大關帝廟，則記錄本身不免自相矛盾。此一記錄也為第14條的《重纂福建通志》卷二十八所承續<sup>14</sup>。種種情況，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同書前後卷記載的相異，同時也包括了圖、文之間的互相矛盾，如在前文當中所舉出的陳文達《臺灣縣志》將二廟皆列西定坊，但由其所繪製的地圖方位上，很難推測出他們在西定坊上的定位。又如依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的〈城池圖〉推測，二座廟都應在西定坊，然其書卷一卻將之同列於鎮北坊，而卷六則分列鎮北和西定。這種同書前後不相協調的情形，看起來是助編者各採資料、各撰其文，而主編者不遑細辨，以致於未能揪出其中矛盾謬誤之處，遂留給後人諸多存疑的空間。

二是各種府志、縣志之間彼此記載相異者。如第1條，蔣毓英《府志》將二廟統歸於鎮北坊，但是在第4條，陳文達的《縣志》卻將二者全列於西定坊。陳文達的記載似乎是獨一無二，因為除了後來在第10條，謝金鑾《續修縣志》卷一，以及稍後的第17條，日據初《臺灣縣輿圖冊》採同樣的認定，將二廟皆歸於西定坊之外，其餘諸家包括：第5條，劉良璧《重修福建府志》、范咸《重修府志》；第11條，謝金鑾《續修縣志》卷二；以及第14條，《重纂福建通志》卷二十八等，皆將大關帝廟劃為鎮北坊，而小關帝廟則歸入西定坊。

其他如碑記、圖說等，目前可見於碑記上載明里坊的，僅有第9條，余文儀《續修府志》的卷二十二、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七所錄的蔣允焄《增建武廟官廳碑記》碑文，以及蔣元樞的《重修關帝廟圖說》，說明大關帝廟在鎮北坊；另外在第12、13條謝金鑾《續修縣志》卷七所錄的蔣元樞《重修關帝廟碑記》和楊廷理的《重修郡西關帝廟碑記》碑文，則說大關帝廟是在西定坊，其中蔣元樞的《碑記》又與其《圖說》（引文可參表1：第16條）有記載不一之處。至於小關帝廟，目前可在該廟見到的碑記，皆不見於官方記錄，而據該廟《廟誌》



台南市大小關帝廟在文獻中的里坊釐辨

14 此第8、14條資料之說明，感謝審查委員指出筆者撰寫時之疏漏，經查資料後補入。

所記較早之嘉慶二十三年（1818）、及為《臺灣南部碑文集成》所採錄的光緒二年（1876）等的重修碑記中，都只是記載士紳捐款重修名錄，未見里坊的相關記載。

如此，無論是在史志或是碑記等相關的文獻中，大小關帝廟常被混寫在鎮北與西定二坊之間，觀察上表所列，二廟分屬鎮北、西定的記載比例偏高，似乎是隨著年代的前進，二廟在史志中逐漸形成一個印象，即大關帝廟屬鎮北，而小關帝廟屬西定。那麼，經過了日據時期的市區整頓計劃，城垣拆除、拓路取直、地名更動等變化，到了連橫作《臺灣通史》，在整理這方面資料的時候，基於徵文、考獻、兵馬倥傯等多難的情況下，也就順勢的採用了大關帝廟在鎮北坊的觀點，如其書卷十〈典禮志〉記「武廟」言：「在府治鎮北坊。永曆二十二年，鄭氏建，祀漢忠義侯關羽。中有寧靖王手書之額，題曰：『亙古一人』。康熙二十九年，巡道王效宗修，有碑記在廟中。雍正五年，詔以春秋仲月上戊致祭，用太牢，樂舞八佾，追封三代，後殿為三代祠。」依照敘述的內容，所指之對象乃為大關帝廟，至於小關帝廟，大約是「在鄉里者略之」之故，終究不見於記載<sup>15</sup>。

## （二）學者對二廟的判別綜說

受到舊籍記載混淆，而產生誤判結果的學者，以嚴謹見聞的伊能嘉矩可說是第一位。他在《臺灣文化志》書中，收入了乾隆五十四年臺灣知府楊廷理所立的《重修郡西關帝廟碑記》（原碑見附圖2）全文，同時參考了舊時府志、縣志等書所言，判定碑文中所言之「臺灣府城西定坊武廟，為春秋祭祀所在」的「西定坊武廟」，為「港口小關帝廟的後身<sup>16</sup>」。伊能嘉矩是在明治三十年（1897）十月三日渡過曾文溪來到台南，六日踏查關帝廟、關帝廟街，十日由關帝廟街出發他往<sup>17</sup>，其間是否曾往鄰巷的小關帝廟一探？日記中並無記載。

15 連橫《臺灣通史》卷十〈典禮志〉、卷二十二〈宗教志〉。

16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中卷：第七篇第二章〈武廟としての關帝の祀典〉，東京：刀江書院藏版，昭和40年（民國54年1965）初版，頁396。

17 伊能嘉矩《伊能嘉矩の臺灣踏查日記》：〈巡臺日乘：十月三日～十日〉，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92年初版，頁98 - 107。



事實上，二廟的來源及建造過程並不相同，依《祀典武廟》簡介：「相傳本廟關帝爺神明來自大陸福建漳州東山島銅陵縣關帝廟，隨明寧靖王分靈來台供奉于本廟正殿」，而在明鄭永曆十九年，鄭經建關帝廟於承天府署東北角（即赤崁樓之正南方），為廟之前身<sup>18</sup>。又據《開基武廟廟誌》：「主祀神武聖關公神像，係鄭成功部將，由福建泉州府晉江縣塗門關帝廟（今稱通淮關岳廟）恭請二關帝神像，渡海來台。來台後，在承天府西定坊港口前，搭寮安座奉祀，…在信眾要求下，乃鳩資於原址建廟<sup>19</sup>」。為何二座在祖廟來源及建廟過程上均不相同的關帝廟，被伊能氏認為彼此有前身後身的關係？筆者認為應該就是受到府志、縣志記載不清的影響所致。

接著，前文曾經提到在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所錄蔣元樞《重修關帝廟碑記》與其《圖說》有記載不一之處（引文可參表1：第12、16條），《碑記》作大關帝廟在「西定坊」，而《圖說》卻說在「鎮北坊」<sup>20</sup>，同一件事、同一位作者，而記錄竟然兩樣。《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的整理者吳幅員發現了這個問題，但他並不懷疑《碑記》或是《圖說》有記載錯誤的地方，因此他在〈弁言〉說：

這本「圖說」有「重修關帝廟圖說」，「南碑」（109面）亦有「重修關帝廟碑記」（並見「謝志」509面）；但「圖說」明言在鎮北坊，而「碑記」卻指在西定坊者。考「謝志」卷二「政志」「壇廟」：『關帝廟，在鎮北坊；乾隆四十二年，知府蔣元樞修』。『又坊里廟祀甚多：一在西定坊港口，俗呼小關帝廟。……』。由此，則知元樞於重修鎮北坊關帝廟外，並嘗修西定坊小關帝廟<sup>21</sup>。

顯然為了圓潤二者之間的矛盾，吳幅員綜合了《圖說》、《碑記》及《謝志》等記載，判定蔣元樞在乾隆四十二年重修大關帝廟的同時，

18 《祀典武廟》：〈參、武聖關公由來〉，頁2。

19 《開基武廟廟誌》第一章〈關帝港之變遷〉，頁32。

20 《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第20圖：〈重修關帝廟圖說〉，頁39。

21 《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弁言》，頁1。

也重修了小關帝廟。但事實上，根據《開基武廟廟誌》所載，及筆者訪談廟方所得，歷來並無此修葺記錄<sup>22</sup>。

其後，學者在研究府城四坊時，對於大小關帝廟應該歸劃於哪一坊，也有不同的看法，如黃典權在〈古臺灣府治地理演變叢考〉中，對於古台灣府的四坊首先作了考證與還原，其中關於大小關帝廟，在依序列出舊志所記錄下來：小關帝廟歸於西定坊、大關帝廟歸於鎮北坊的同時，便認為「這連串記錄本身有危險性」，因而有了下列的討論，他說：

拿「重修」、「續修」兩縣志的「城池圖」研究，出入也多。最顯著的是「重修縣志」中「小關帝廟」在「媽祖宮」的西北；而「續修縣志」中，「西北」變成「西南」。今天現廟址同於「續志」。審慎考按，很可能該廟有過變化，有過遷移；否則是「重修縣志」當年纂修有問題，難免有失實的地方。上舉二坊街巷的出入，或許是其失實的證據。我們曾親踏這一帶的街巷，西定坊所控重要街道的「大井頭、武館」等街是兩志記錄都一致的。而記錄互出的那些街巷正好是這段主街分展的腹地，應該連結同坊，才順理成章。

這是繼伊能嘉矩、吳幅員發現史志對於二廟在里坊記錄上的問題之後，未曾強作合理解釋的第一人，雖則一開始他也懷疑或許小關帝廟曾經遷移，但在親自踏行觀察之後，乃判斷這幾個地方應該要：「連結同坊才順理成章」。因此依他所畫出來的「古臺灣四坊境界圖」所做的鎮北、西定界線是：

沿鎮北坊的韓文公祠、三山國王廟（俱在今立人街<sup>23</sup>）、小

22 《開基武廟廟誌》第二章〈建置沿革〉，以及筆者再度向廟方的確認。

23 黃典權之文作於民國62年（1973），當時的立人街，於民國66年（1977）拓闢（筆者親見知），今從西門路與成功路之十字路口（路口地標有華南銀行、劉家肉粽等）起，取直至公園北路與西門路交錯之丁字路（地標有民德國中、天橋等），名為「西門路三段」；至於原本之立人街，相較於拓寬後的西門路三段，則僅成為殘存的兩小段巷道，而今之韓文公祠、三山國王廟均位於西門路三段100號（立人派出所對面）。

媽祖廟（今自強街東側）、縣城隍（北區區公所附近）、縣署（成功國小）、赤崁樓等系列古蹟，連接今忠義路、永福路所截民權路的中點起一條南北的垂直線。



附圖7：轉錄黃典權：古臺灣四坊境界圖

依照這一條界線所分，他便是把大小關帝廟同列於西定坊（見附圖7）的範圍內了<sup>24</sup>。

不過，幾年之後，洪敏麟在《台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中，雖然同意黃典權所提出來，四坊是個「片」字的形狀，而非十字形，但是依照他的細部區劃去釐定，特別是大關帝廟的部份，卻是採取了舊志上的多數分法，把它歸於鎮北坊。洪文對於西定坊和鎮北坊的區劃如下：

西定坊……現在立人街<sup>25</sup>北幹線交接處起，沿自強街34巷至成功路220巷南下，截成功路入赤崁街沿行之，再渡民族路，入民族路359巷<sup>26</sup>，轉永福路227巷<sup>27</sup>折東出永福路南下至民權路，東行至忠義路南下過民生路五帝廟北折西至永福國校背後，入永福路114巷，南出中正路入友愛街41巷南下，縱貫體育館<sup>28</sup>出府前路南門路會合處，抵達大南門止，此線以西屬西定坊。

鎮北坊……包括北幹線以北之立人街<sup>29</sup>以東；向東沿北幹線



台南市大小關帝廟在文獻中的里坊釐辨

24 黃典權、王紫坤〈古臺灣府治地理演變叢考〉，收《崑山工專學報》第一期，民國62年（1973）7月，頁127-181。此外，亦可參黃典權〈古臺灣府治海桑城坊考〉，收《臺灣文獻》第26卷第3期，1975年9月，頁34-59。

25 今已拓路更名為西門路三段，同前注23。

26 今路名為民族路二段359巷，正對著赤崁街南下而來，巷口地標為「明倫齋」招牌、山根壽司攤。

27 今路名為永福路二段227巷，巷口地標即祀典武廟正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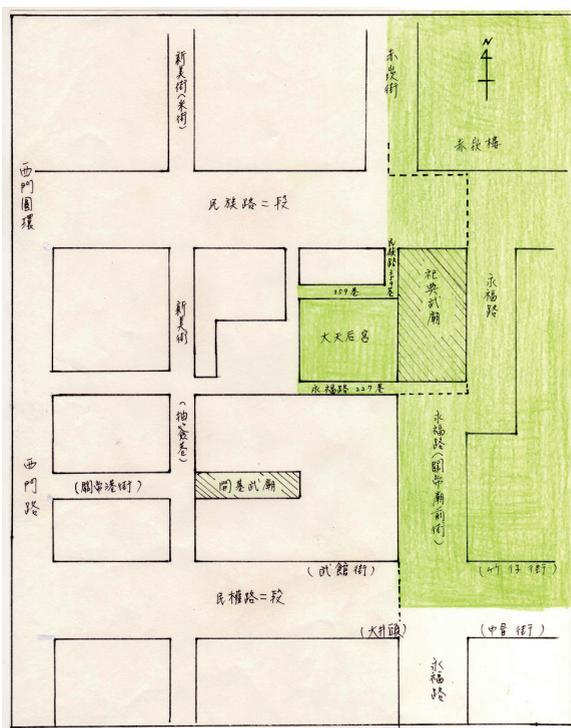
28 此處所言之體育場，已由市政府於民國82年（1993）拆除，改建為公11停車場，迄今已有16年。

29 今已拓路更名為西門路三段，同前注23。

至成功路220巷以北，更從此巷轉南經赤崁街過民族路入民族路359巷，轉東入永福路237巷<sup>30</sup>，由永福街<sup>31</sup>南下至與民權路會合一處一線以東，從此行至民權路64巷以北，再沿此巷北上過民族路175巷會合處一線以東，從此出成功路一線以西後，大致沿成功路東伸至勝利路一線以北，至公園路295巷穿入公園過北門路入小東路至勝利路來會附近止<sup>32</sup>。

在這當中，大關帝廟剛好就界在他所劃定的鎮北與西定二坊之間的線道，即是從「赤崁街沿行之，再渡民族路，入民族路359巷，轉永福路227巷折東出永福路南下至民權路…此線以西屬西定坊」；反過來說，「赤崁街過民族路入民族路359巷，轉東入永福路227巷，由永福路南下至與民權會合…」以東則為鎮北坊。

如果是依黃典權先生所劃定的鎮北、西定界線，那麼坊界是由今日民權路與忠義路之夾段中點往西北斜接，經縣城隍、三山國王廟，以舊古蹟所在地連為一直線而區劃西、北兩區；但是洪敏麟的這條界線還要再更往西推，觀察他的區劃，大致是以今日尚可見在之古



附圖8 今日大小關帝廟暨周邊位置圖（本圖底色部份乃依照洪敏麟所言之界坊線，塗色部份為洪氏所言屬鎮北坊。又，虛線以西之區域為本文所主張在康熙末年改制後應屬西定坊）

30 永福路無237巷，應為「227巷」之誤。

31 台南市無永福街，應為「永福路」之誤。

32 洪敏麟《台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第一篇第三章第七節〈都市區分〉、及第二篇第一章〈臺南市史蹟在歷史時代的形成〉，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68年（1979）初版，頁68 - 69、75。

巷道為主，再參酌古蹟所在位置而定，因此他的西、北區隔線大多沿著巷道而走，從今日的赤崁街直線前行，正對著民族路二段的359巷，順著359巷彎行U字，繞走大天后宮旁的永福路227巷再回到永福路上。這樣的區劃，就把今天的祀典武廟及大天后宮合歸於古鎮北坊，而小關帝廟歸在古西定坊，也就是說他採取的是舊志的大關帝廟屬鎮北、小關帝廟屬西定的記錄說法（見附圖8）。

還有，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在進行《台南市第三級古蹟開基武廟調查研究及修護計畫》時，同樣的也發現了這一狀況，不過，顯然該計劃文章並無意辨明小關帝廟的所屬里坊問題，因此只是輕輕的以：「不論是『鎮北坊』或『西定坊』，行政區的劃分促使開基武廟在不同時期隸屬不同的坊區之內，此一現象普遍存在於府城的各廟宇之中<sup>33</sup>」之語帶過。言語之中，前句肯定了開基武廟在曩昔行政區域上的變遷，後句卻也曖昧的掩蓋了舊志的錯誤，使得因舊志謬誤而以訛傳訛的結論難以有澄清的機會。

概言之，大約只要翻檢到舊志對於大小關帝廟的記載，無可避免的就會碰到此一坊里上的難題；而由於時間的推進，除了在小關帝廟前方，西岸海埔新生地漸次增生的自然地理變動外，百年後，為因應都市現代化的交通要求，道路通衢也多有變動。在上述學者的研究成果中，伊能嘉矩與吳幅員的誤判肇因於舊志的錯誤自不待說，而黃典權以古蹟定位來找出古四坊的界線，是個開創性的、並且得到相當成果的方法，藉此，本文得據以釐清從舊志圖文而來的混亂；而洪敏麟更進一步的，再考慮了古巷道的走向，因此他可以畫出比黃典權先生更清晰的界坊線，可惜卻囿於舊志的誤載，在大小關帝廟這一細節上功虧一匱。最後，成功大學建築學系提出：「行政區的劃分促使開基武廟在不同時期隸屬不同的坊區之內」的研究成果，正與本文的寫作觀點相同，也即是本文接下來將要討論的重點。



台南市大小關帝廟在文獻中的里坊釐辨

33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台南市第三級古蹟開基武廟調查研究及修護計畫》，第二章第一節〈周圍環境變遷〉，頁9。

### 三、二廟的所屬里坊

既然在舊志中的里坊界屬常常是約略記錄，而學者在研究當中亦各有說法，可知要從這些舊資料當中，抽絲剝繭的確定二座關帝廟的所屬里坊，亦屬不易。對於前述成大建築系認為「不同時期屬於不同坊區」的看法，我們從該書中並未看到此說的任何依據；而回溯前人之說，舊志中關於四坊的記載，所保留的大多是各坊之內逐漸增加的建物或街道，並未見有任何關於里坊改變的調整說明，目前可以看到與里坊界線變化有關的說法，僅在一篇署名廢廬主人（盧嘉興）所撰的小文章〈寺廟與選舉〉中，寫到西定坊寺廟時的括弧內附註，言：

西海岸浮復地北部份，原屬鎮北坊，康熙末葉改制屬西定坊，致《臺灣府志》記為北坊，而《臺灣縣志》即記為西定坊<sup>34</sup>。

簡單的註記中，同樣也沒有說明結論的依據是什麼？但無論如何，這段註記與黃典權所論述的臺南街坊演變與西岸滄海桑田之變化有密切關係，以及其所言之：「康熙末年，臺南街坊…尤以西定往西邁步，跡象最著」等說法是互相呼應的<sup>35</sup>。也就是說，為因應地理上的大變化，在康熙末年對於坊區範圍的改制是可以成立的觀點<sup>36</sup>。而就大小關帝廟而言，我們如何從舊史當中尋找他們更動的軌跡呢？以下將從二廟周邊的建物標的來探討。

在大小關帝廟附近，最重要的指標性建築物，即是與大關帝廟相通的大天后宮；其次是大關帝廟對街的赤崁樓；再次是與大關帝廟稍遠，與小關帝廟較近，而事實上離二座廟都不遠的大井頭，其彼此之間的關

34 廢廬主人〈寺廟與選舉〉，《臺灣風物》第17卷第5期，民國56年（1967）10月，頁92-95。案：感謝審查委員告知「廢廬主人」即為盧嘉興先生之筆名。

35 黃典權〈古臺灣府治海桑城坊考〉，收《臺灣文獻》第26卷第3期，1975年9月，頁34-59。

36 黃典權、王紫坤〈古臺灣府治地理演變叢考〉首先提出府城里坊曾經歷改制的說法。文見前注24。

係可參看附圖8。由於赤崁樓、大天后宮和大井頭三地，在舊志連串的記錄中差異不大，遂以他們做為對照組之建物標的。以下仍然按照時間的順序編列，以見其目：

表2

| 編號 | 年代                     | 志書                  | 卷數                  | 大關帝廟 | 小關帝廟 | 備註           |        |     |
|----|------------------------|---------------------|---------------------|------|------|--------------|--------|-----|
|    |                        |                     |                     |      |      | 寧靖王府<br>大天后宮 | 赤崁樓    | 大井頭 |
| 1  | 康熙28年<br>(1689)        | 蔣毓英府志               | 卷六                  | 鎮北坊  | 鎮北坊  | 鎮北坊          | 在府治西北隅 | 西定坊 |
| 2  | 康熙33年<br>(1694)        | 高拱乾府志               | 卷二                  | —    | 西定坊  | 鎮北坊          | —      | 西定坊 |
|    |                        |                     | 卷九                  | 鎮北坊  | 鎮北坊  | 鎮北坊          | —      | 西定坊 |
| 3  | 康熙49年<br>(1710)        | 周元文重修府志             | 卷二                  | —    | 西定坊  | 鎮北坊          | 在府治西北隅 | 西定坊 |
|    |                        |                     | 卷九                  | 鎮北坊  | 鎮北坊  | 鎮北坊<br>赤崁城南  | 鎮北坊    | 西定坊 |
| 4  | 康熙52年<br>(1713)        | 臺灣輿地彙鈔              | 吳振臣<br>閩遊偶記         | 鎮北坊  | —    | 寧南坊          | 在府治西   | —   |
| 5  | 康熙59年<br>(1720)        | 陳文達縣志               | 建置志二                | —    | —    | —            | —      | 西定坊 |
|    |                        |                     | 雜記志九                | 西定坊  | 西定坊  | 西定坊          | 鎮北坊    | —   |
| 6  | 乾隆5、6年間<br>(1740-1741) | 劉良璧<br>重修福建<br>臺灣府志 | 卷九                  | 鎮北坊  | 西定坊  | —            | —      | —   |
|    |                        |                     | 卷十八                 | —    | —    | 西定坊          | 鎮北坊    | 西定坊 |
| 7  | 乾隆11年<br>(1746)        | 范咸<br>重修府志          | 卷二                  | —    | —    | —            | —      | 西定坊 |
|    |                        |                     | 卷七                  | 鎮北坊  | 西定坊  | 西定坊          | —      | —   |
|    |                        |                     | 卷十九                 | —    | —    | —            | 鎮北坊    | —   |
| 8  | 乾隆17年<br>(1752)        | 王必昌<br>重修縣志         | 卷一                  | 鎮北坊  | 鎮北坊  | —            | —      | 西定坊 |
|    |                        |                     | 卷六                  | 鎮北坊  | 西定坊  | 西定坊          | —      | —   |
|    |                        |                     | 卷十五                 | —    | —    | —            | 鎮北坊    | 西定坊 |
| 9  | 乾隆25年<br>(1760)        | 余文儀<br>續修府志         | 卷二                  | 鎮北坊  | 鎮北坊  | —            | —      | 西定坊 |
|    |                        |                     | 卷七                  | 鎮北坊  | 西定坊  | 西定坊          | —      | —   |
|    |                        |                     | 卷十九                 | —    | —    | —            | 鎮北坊    | —   |
|    |                        |                     | 卷二十二蔣<br>允焄<br>〈碑記〉 | 鎮北坊  | —    | —            | —      | —   |



台南市大小關帝廟在文獻中的里坊釐辨

|    |                                  |                          |                       |     |     |     |     |     |
|----|----------------------------------|--------------------------|-----------------------|-----|-----|-----|-----|-----|
| 10 | 乾隆40年4月<br>迄43年6月<br>(1775-1778) | 蔣元樞<br>重修臺灣<br>各建築圖<br>說 | 重修關帝廟<br>圖說           | 鎮北坊 | —   | —   | —   | —   |
| 11 | 嘉慶12年<br>(1807)                  | 謝金鑾<br>續修縣志              | 卷一                    | 西定坊 | 西定坊 | —   | —   | 西定坊 |
|    |                                  |                          | 卷二                    | 鎮北坊 | 西定坊 | 西定坊 | —   | —   |
|    |                                  |                          | 卷五                    | —   | —   | 西定坊 | 鎮北坊 | 西定坊 |
|    |                                  |                          | 卷七蔣允焄<br>〈碑記〉         | 鎮北坊 | —   | —   | —   | —   |
|    |                                  |                          | 卷七蔣元樞<br>〈碑記〉         | 西定坊 | —   | —   | —   | —   |
|    |                                  |                          | 卷八楊廷理<br>〈碑記〉         | 西定坊 | —   | —   | —   | —   |
| 12 | 道光15年<br>(1835)                  | 李元春<br>臺灣志略              | 卷一                    | —   | —   | 西定坊 | 鎮北坊 | 西定坊 |
| 13 | 同治10年<br>(1871)                  | 福建通志<br>臺灣府              | 錄自：重纂<br>福建通志卷<br>二十八 | 鎮北坊 | 西定坊 | 西定坊 | —   | —   |
|    |                                  |                          | 卷四十七                  | —   | —   | 西定坊 | 鎮北坊 | —   |

### 1、大天后宮

在表2的排列中，我們首先看到最重要的大天后宮。大天后宮對於祀典武廟里坊辨識的重要性，在於二者是不可分的一體建築物。大天后宮原是明代寧靖王府，據江日昇《臺灣外記》載，寧靖王朱術桂隨鄭成功渡臺之後，建府於府西赤崁城傍，及至議降，遂將所有產業全數分賞於所耕佃戶，所居之府舍與釋氏為剎供佛，隨後投縋殉亡。而其府宅在施琅抵臺後，設為天后宮；前祀天后，後奉佛祖，旁祠王護法將等<sup>37</sup>。而李元春亦言：「一元子園亭，明寧靖王朱術桂宅也，在西定坊；今為天后宮<sup>38</sup>。」大天后宮為府城重要古蹟，歷來志書不乏記載，內容大同小異，茲舉連橫之記載以窺其略：

一元子園亭在西定坊，寧靖王術桂所建也。明朔既亡，王殉國難，捨其邸宅為佛寺。施琅入臺後，以其半為天后宮，而進

37 江日昇《臺灣外記》卷十（康熙癸亥年六月至十二月）（康熙43年1704）。

38 李元春《臺灣志略》卷一〈勝蹟〉。李書內容多自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中刪輯而成。

香者猶知其為寧靖故邸也。夫王以天潢貴胄，躬逢亂世，避地東都，終至國破家亡，毅然抱大節以殞。明社雖墟，而王之英靈永留天壤矣<sup>39</sup>。

大關帝廟原來即是寧靖王的議政廳，隨寧靖王而來的關帝爺神像即供奉祀於廳堂正殿，其地原為寧靖王府署之一，引文所言：「施琅入臺後，以其半為天后宮，而進香者猶知其為寧靖故邸也」，可證今之大天后宮與祀典武廟原為一體宮宅，皆屬寧靖王故邸。此外，後來的清道光年間臺灣縣學教諭鄭兼才亦曾經對此一地方有如此的敘述：

關帝廟與天后宮，本聯屬相通。兼才前次隨各憲行香畢，即由廟內穿至天后宮，禮畢於大門外登輿，亦非在邊門窄徑。兼才近詢住持僧，尚能指出舊路，不知誰為堵截。但開通甚易，運去土壑，即得原道。此事雖小，所關似大。以朝廷特命專制一方之大員，章服在躬，步行街衢，與貿易人相後先於路，未免褻狎。似宜從廟內原道，以昭體統<sup>40</sup>。

鄭兼才說「關帝廟與天后宮，本聯屬相通」是確然之言，依照鄭氏所言之意，則關帝廟周邊街衢為商洽鬧攘之市，街道狹小，而天后宮前廟庭寬闊，在關帝廟內禮拜之後，為避免狎褻朝廷體統，可由天后宮大門出入為宜，由此亦可再證二廟為一體之事實。雖然這組建築物在成為兩座奉祀不同主神的廟宇之後，其命運被迫分開，然而實際的建物情況卻仍門戶相連，此或正如連橫所言：「進香者猶知其為寧靖故邸也」；甚且筆者由於居家、就學之故，少年時期日常穿梭於兩廟之間，其間相通之處只見門戶，無巷道分隔，而門戶亦始終暢通無阻，建築佈置連成一氣，誠然不分矣<sup>41</sup>。二廟既屬同組建物，自無被切成兩區里坊之理。

由此，我們便可觀察大天后宮的里坊以覈校大關帝廟。從上表可以



39 連橫《雅堂文集》卷三〈筆記·臺南古蹟志·一元子園亭〉。

40 鄭兼才《六亭文選》〈宜居集卷三·上胡芝軒觀察〉。

41 今日這棟建築由於分祀媽祖與關聖兩尊不同的主神與相異的廟委會，原本通暢的門戶再度被粗糙的牆面堵塞隔離，成為兩座不能相通的建物，致使昔日寬廣清幽之境難再尋覓。寧靖王捨宅日遠，三百年手植之古梅默然侷促佇立，古蹟亦默默，對後人之處置無可如何。

發現，在康熙49年（1710）周元文《重修府志》之前的記錄，即表2的第1、2、3條，大天后宮和大關帝廟同樣都是屬於鎮北坊，而在康熙59年（1720）陳文達《縣志》，即表2第5條中，則同樣都屬於西定坊，可見二者之一致性。自此之後，大天后宮改屬西定坊（從表2第5條以下均是），而大關帝廟卻除了在嘉慶12年（1807）謝金鑾《續修縣志》卷一，以及蔣碑、楊碑同列為西定坊之外（表2第11條），餘皆屬鎮北坊。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可有下列思考：

### （1）坊區曾經二次改制

此正可印證前文所引廢廬主人（盧嘉興）所言：「西海岸浮復地北部份，原屬鎮北坊，康熙末葉改制屬西定坊」；以及成功大學建築學系所言：「不同時期隸屬不同的坊區」之看法。在我們所列出來表2的資料裡，大天后宮和大關帝廟一起從鎮北轉為西定的時間，正好是在康熙49 - 59年的十年之間，何時改制並不確知，但二者之間有表2第4條，在康熙52年時吳振臣《閩遊偶記》記大關帝廟依舊為鎮北坊作為佐證（引文見表1第15條），只是在吳文當中，大天后宮記為寧南坊明顯是個錯誤，可見這條佐證並不十分可靠。

關於坊區的改制，就史志所見的鎮北、西定之分，比較明顯的至少有兩次，第一次即是在康熙末年，據陳文達《臺灣縣志》言：「大井頭街，在十字街之西。大井以東屬鎮北、大井以西屬西定<sup>42</sup>」，可知此時的二坊是以大井頭為分界點，大小關帝廟及大天后宮乃因此由鎮北轉為西定（參附圖8之虛線分隔），雖然我們並不確知詳細的改制時間，但卻可以陳文達《臺灣縣志》的記錄為下限的時間點。第二次改制則是在嘉慶年間，鎮北、西定的分界從大井頭再往東挪，以帽仔街的中點做為分界點，即謝金鑾所言：「北曰鎮北坊…帽仔街（分西定坊之半）」、「西曰西定坊…帽仔街（分鎮北之半）」，時間點則以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為下限。所謂「帽仔街分西定、鎮北之半」者，合以實地，正是從今日民權路二段與永福路二段交叉路口的大井頭，沿民權路往東再挪半條路的地方。

42 陳文達《臺灣縣志》：〈建置志二·集市〉。

因此可以說，至少到了《陳志》之時，由於地理的改變，今日二廟原址的地方，已被改制為西定坊，其後雖有第二次的坊區改制，卻是往東擴大了西定的範圍，對於大小關帝廟所在的西定坊區來說，絲毫未有更動。

### (2) 舊志編寫未依實修正

在《蔣志》、《高志》、《周志》、《陳志》（表2第1、2、3、5條）都確實可信，及康熙末年改制坊區的前提下，後來的修史者之所以把大關帝廟歸為鎮北坊的原因，最有可能的便是在編輯撰作時僅僅參考前志而未依實際情況予以修正，這種情形也同樣出現在小關帝廟中。

小關帝廟一如大關帝廟與大天后宮，是在康熙末年同時被轉為西定坊（表2第5條），其較早在《高志》和《周志》卷二當中已被列為西定坊者，是以小關帝廟為名的渡頭（引文見表1第3條），這個時候的西定坊範圍之內多屬內海，而小關帝廟位於岸邊，最有可能的情形是廟的本身被歸為鎮北坊，而渡頭則為西定坊，其後海潮西退、田土徙增，至康熙末年重劃坊界，大井頭以西皆屬西定，此後小關帝廟也就歸屬於西定坊而未再改變。由於小關帝廟較諸大關帝廟和大天后宮，在地理上更為偏西，因此在西定的位置上也更容易得到肯定，而後志仍有記其為鎮北坊者，如表2的第8、9條的《王志》卷一、《余志》卷二，我們可以從它和大關帝廟同時被歸為鎮北坊，而大天后宮卻已被列為西定坊的情況，了解到這種記錄乃純屬抄襲前志而未加以修正的緣故。

### (3) 大關帝廟位於坊界線上

後志沿用前志而未加以修改的說法仍會延伸一個問題，即為何在修志的時候，記得修改大天后宮的里坊，卻一直未能修改大關帝廟？就《陳志》以大井頭來界定四坊的標準而言，從大井頭沿著關帝廟前街，即今日永福路北向赤崁街方向直線前進的話，正好將大天后宮和大關帝廟切割為西定和鎮北（位置參附圖8），如此就符合了表2第6條自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以下的連串記錄；但是鑑諸表2第11條蔣、楊二碑所言大關帝廟位於西定坊之實物文獻，這條界線卻又滯礙難通。如此看來，大關帝廟在第一次的坊區改制之後，剛好位於尷尬的坊



界線上，當地人知其與大天后宮為同組建築（「進香者猶知其為寧靖故邸」），而只閱讀文字記錄的不察者或外地人，必然視此二廟為二棟建築物，而以為坊界應當直線切割，卻不知其原應為不能分開的一體建築物。而第二次的改制，雖然分界點東移到帽子街之半，但是參考赤崁樓為鎮北坊這一界標，可知緊臨在赤崁樓南面的對街大關帝廟，依然緊偃著坊界線，不熟悉本地地理者稍有不察亦將以為屬之鎮北，可知大關帝廟本身的地理位置亦有其曖昧之處。

## 2、赤崁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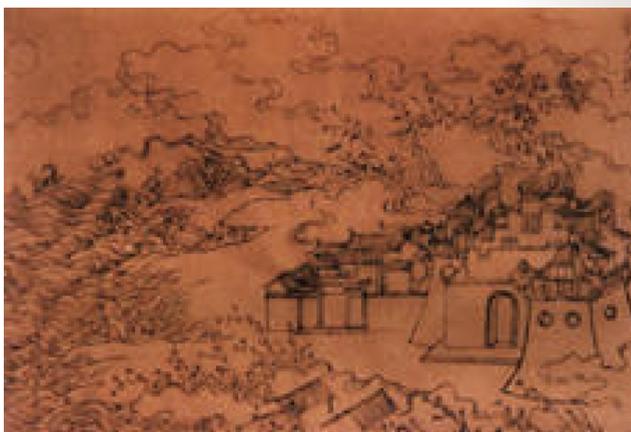
無疑的，赤崁樓是穩穩被歸於鎮北坊，始終不曾有過變動。赤崁樓有著顯赫的背景，最早它是由荷蘭人向西拉雅族赤崁部落購地營造，其後鄭成功引兵登陸，設承天府於此。據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所載：

赤崁樓：在鎮北坊。明萬曆末，荷蘭所築；背山面海，與安平鎮赤崁城對峙；以糖水糯汁搗蜃灰，疊磚為垣，堅埒於石；週方四十五丈三尺；無雉堞，南北兩隅瞭亭挺出，僅容一人站立，灰飾精緻。樓高凡三丈六尺有奇，雕欄凌空，軒豁四達。其下磚砌如巖洞，曲折宏邃。右後穴窖，左後浚井，前門外左復浚一井。門額有紅毛字四，精鐵鑄成，莫能辨識。先是潮水直達樓下，閩人謂：水涯高處為塢，訛作崁，而臺地所用磚瓦皆赤色，朝曦夕照，若虹吐、若霞蒸，故與安平城俱稱赤崁。又以築自荷蘭，亦名紅毛樓，偽鄭貯火藥軍器於此。入版圖後因之。道標撥兵看守，司啟閉。康熙六十年臺變，門遂不扃，賊取門額鐵字以製器。頻年地震，屋宇傾盡，四壁陡立；惟周垣堅好如故。乾隆十五年，知縣魯鼎梅移建縣署於其右，因嚴烏鐻，歲時則灑掃，俾邑人士覽勝焉<sup>43</sup>。

早期赤崁樓之所以成為城中的主要建築物，開始於緊臨內海岸邊的商務及戰略之地，觀後來臺灣八景之一的赤崁夕照圖，可略窺其周圍景色概略。而大關帝廟緊臨赤崁樓南面，可惜在赤崁夕照圖中，它僅僅是

43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五〈外編·遺蹟〉。

陪襯在南面紙角上的屋瓦（參附圖9）。清領後期的《謝志》所載，可謂道盡赤崁樓的滄桑<sup>44</sup>，而其穩佔鎮北的坊區歷史，對本文而言，在二次的改制之後，赤崁樓都是非常明確的坊界定位參考點，藉著它所連接起來的坊界線，使我們可以清楚的觀察到大關帝廟在坊界記錄上的猶豫特質。



附圖9 臺灣八景之一：赤崁夕照圖



台南市大小關帝廟在文獻中的里坊釐辨

### 3、大井頭

大井頭在舊志的記載中也是十分一致，全部都歸於西定坊。大井頭最早即為大井頭渡，據陳文達《臺灣縣志》載：

大井，在西定坊。來臺之人，在此登岸，名曰大井頭是也。開闢以來，生聚日繁，商賈日盛，填海為宅，市肆紛錯，距海不啻一里而遙矣。考郡志云：『開鑿莫知年代，相傳明宣德間太監王三保到臺，曾於此井取水』焉。又傳係紅毛所濬，當日紅毛築赤嵌城，恐有火患，鑿此井以制之。相生相剋之理，或亦有可信者也<sup>45</sup>。

依照此一記載，大井頭早期是靠近海岸，甚至因此而有鄭和來此取水的傳說，然而隨著時日遞進，滄海生地，人口滋繁，填海為宅，此處正是古臺南街坊據以發展的十字大街中心，在《陳志》出版的康熙末年

44 其後連橫亦嘗慨嘆云：「赤崁樓內舊有鐵碑一方，為荷人所立，大約記載建築之事。光緒間改建海神廟，不知委棄何所。設今而在，必有可觀。曩讀史書，常怪改朝易代之際，輒將從前建築多方破壞；此雖除舊布新之意，而後之來者，寧不恨其不文。臺灣三百年間，民族盛衰，一起一落：荷蘭、鄭氏之物，清人毀之；清人之物，今又毀之。是豈因果循環之理？不然，何其如出一轍耶！」《雅言·一五三》。

45 陳文達《臺灣縣志》：〈雜記志九·古蹟·井〉；同文亦載於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十八〈古蹟·井泉（附）臺灣縣〉。

時期，大井頭本身即是坊界分隔線。實則照《陳志》的分法，是從大井頭（今位於民權路二段與永福路二段交叉路口全美戲院旁邊）北向沿著永福路二段，即古關帝廟前街前行，再小彎走大關帝廟右邊道路繼續前進，過民族路往北向赤崁街，如附圖8的虛線以西，把大天后宮和祀典武廟一起劃到西定的坊區內（參附圖8、10）。如此，則與《陳志》在其卷二、卷九的說法就完全一致，並與今日立於祀典武廟櫺星門口的蔣元樞、楊廷理二碑記所稱之「廟在西定坊」亦相符合。若不受《陳志》簡圖之迷惑，其文字記載確確然可信也。



附圖10 古關帝廟前街（即今之永福路二段，廟後過街綠樹處即是赤崁樓。攝於2008.8.17）

后宮和祀典武廟一起劃到西定的坊區內（參附圖8、10）。如此，則與《陳志》在其卷二、卷九的說法就完全一致，並與今日立於祀典武廟櫺星門口的蔣元樞、楊廷理二碑記所稱之「廟在西定坊」亦相符合。若不受《陳志》簡圖之迷惑，其文字記載確確然可信也。

#### 四、結語

連橫編纂《臺灣通史》嘗於〈自序〉言道：「舊史謬誤，文采不章」，從大小關帝廟在舊志中的記載，其實況可見一斑。然而台灣社會以其地理歷史發展上的特殊性，即便是世居府城的連雅堂，在歷經時空的淘洗之後，同樣未曾考慮到保留完整的蔣元樞、楊廷理《碑記》上所記的「西定坊」，而是按照舊志，將大關帝廟列於鎮北坊內<sup>46</sup>，舊志謬誤影響之巨，亦可見一斑。

是由本文之探討，可知舊志記錄大小關帝廟的謬誤情形有二：一是志書本身的前後矛盾；二是不同時期的志書，對於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記載。如此而造成學者在下判斷的時候無所適從，因此對於二廟的里坊

46 連橫《臺灣通史》卷十〈典禮志·祀典·武廟〉。

所屬也就結論各異，如日人伊能嘉矩即據舊志所記，認為大小關帝廟有前後身的關係；而吳幅員則認為蔣元樞在乾隆四十二年重修大關帝廟的同時，也重修了小關帝廟，然則此類子虛烏有之結論，實應究責於舊志的記載誤謬。這些影響，也包括了後來的洪敏麟在釐定界坊線時，同樣的採用了舊志說法，誤判大關帝廟歸屬鎮北坊。

對於大小關帝廟的里坊記錄，較為可信的是早期的幾部志書，即蔣毓英《臺灣府志》、高拱乾《臺灣府志》、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以及陳文達《臺灣縣志》。里坊的第一次改制時間最晚大約是在陳文達《臺灣縣志》出版之前，這一次改制，就已經把大小關帝廟從原本的鎮北坊改為西定坊，雖然到了嘉慶年間有第二次的里坊改制，但對於二廟的坊別並無任何影響，他們仍然都應該是屬於西定坊，這種情況，由目前仍矗立在大關帝廟櫺星門兩旁的蔣元樞、楊廷理碑記就可以證明。

小關帝廟在里坊改制之後，由於在地理位置上較偏於西邊，加上原先的小關帝廟渡頭就是西定坊，在方位上不容易被記錯，所以在史志上的記錄也就被更改過來了。其中被王必昌《重修縣志》、余文儀《續修府志》記為鎮北坊者，是因為這兩部志書沿用了改制前舊志的記錄，而未參考實況加以修正的緣故。

而大關帝廟被改為西定坊之後，除了陳文達《臺灣縣志》和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作西定坊外，其他志書一律皆作鎮北坊。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後修志書沿用了改制之前的舊志而未加以修改的情形外，另外就是，雖然里坊有二次的改制，但是無論是哪一次，大關帝廟都剛好就在分界線上，再加上建物本身與大天后宮之看似可分而實不可分的特殊背景，使得它的分坊更形曖昧，撰寫者稍有不察便易出錯，判斷這可能也就是在乾隆25年（1760）的蔣允焄〈增建武廟官廳碑記〉將大關帝廟的位置誤寫成鎮北坊的原因吧。



台南市大小關帝廟在文獻中的里坊釐辨

## 參考書目

### (一) 史料及論文

《祀典武廟》，台灣祀典武廟管理委員會印製。

陳奮雄編撰《開基武廟廟誌》，台南：台南開基武廟管理委員會印行，民國91年（2000）初版。

吳幅員《臺灣文獻叢刊提要》，臺灣文獻叢刊，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李元春《臺灣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8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夏獻綸《臺灣輿圖》，臺灣文獻叢刊第45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臺灣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55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江日昇《臺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第60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連橫《臺灣詩乘》，臺灣文獻叢刊第64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5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6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74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陳壽祺《福建臺灣通志臺灣府》：《重纂福建通志》，臺灣文獻叢刊第84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陳文達《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03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05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13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21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 鄭兼才《六亭文選》，臺灣文獻叢刊第143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 連橫《雅言》，臺灣文獻叢刊第166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臺灣府輿圖纂要》，臺灣文獻叢刊第181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 《臺灣地輿全圖》，臺灣文獻叢刊第185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 連橫《雅堂文集》，臺灣文獻叢刊第208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 吳振臣《閩遊偶記》，收《臺灣輿地彙鈔》，臺灣文獻叢刊第216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 黃典權《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第218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53年（1964）初版、民國83年（1994）再版。
- 蔣元樞《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臺灣文獻叢刊第283種，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 蔣毓英《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 連橫《臺灣通史》，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司，民國66年（1977）初版、83年（1994）9印。
- 洪敏麟《台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68年（1979）初版。



台南市大小關帝廟在文獻中的里坊釐辨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研究《台南市第三級古蹟開基武廟調查研究及修護計畫》，臺南市：臺南市政府，民國86年（1997）3月出版。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藏版，昭和40年（民國54年1965）初版。

伊能嘉矩《伊能嘉矩の臺灣踏查日記》，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92年初版。

蕭百興《清代臺灣（南）府城空間變遷的論述》，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9年（1990）5月。

### （二）單篇論文

廢廬主人〈寺廟與選舉〉，《臺灣風物》第17卷第5期，民國56年（1967）10月。

黃典權、王紫坤〈古臺灣府治地理演變叢考〉，收《崑山工專學報》第一期，民國62年（1973）7月。

黃典權〈古臺灣府治海桑城坊考〉，收《臺灣文獻》第26卷第3期，1975年9月。

### （三）參考工具

《台南市全圖》，台北：大興出版社，2007年印製。

台南市政府：台南市建物門牌查詢系統：<http://address.tncg.gov.tw/def/default.as>

台南市政府：民眾專區一府城觀光：[http://www.tncg.gov.tw/left\\_m.asp?id={B5A9343E-01C7-4B30-B5E7-360F240F-4D5A}](http://www.tncg.gov.tw/left_m.asp?id={B5A9343E-01C7-4B30-B5E7-360F240F-4D5A})

Google地圖：台南市：<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Locations of Guandi Temple within Tainan City in Historical Data

## Abstract

Both of the earliest two Guandi Temples in Tainan City enshrined Guandi, thus, shared the same title. Although they were established in different times, and their addresses were one alley apart, they were both constructed during the Cheng reign of Ming Dynasty, so that they were distinguished by “Large Guandi Temple” and “Small Guandi Temple”. Both temples have remained at the same location since they were built, yet the local residents never mistaken them in spite of the many similarities they share. However, the county and government chronicles in the past years have different records, thus scholars have often make erroneous judgment when referring to the data on the county and government chronicles. Therefore, this study collected the data and records relevant to the locations of both temples, analyzed the causes of confusing data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steles, and further clarified the locations these two temples.

Keywords: Guandi Temple, Wu Temple, Historical site, Taiwan County, Tainan



台南市大小關帝廟在文獻中的里坊釐辨

臺灣文獻

第六十卷第三期